

白頭翁

李純恩◎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文學誌48●

ISBN 957-630-063-0

白頭翁

作者／李純恩

發行人／吳貴仁

總經理／林蔚穎

執行編輯／吳秀梅

文字編輯／施映麗

行政編輯／蘇秀玉

美術編輯／許瓊禧

出版者／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製作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話／(02)7031828 7057118

傳真／(02)7024333

劃撥帳號／1188888—8

印刷／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9868421 9811187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話／(02)2405600 2405707

傳真／(02)2409284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

初版／中華民國79年6月

定價／新台幣 120 元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白

頭

翁

獻給

陳寶謙老先生

序

● 亦舒

假如性格不夠堅強的話，李純恩可以寫得極其嘈囂、酸澀、憤慨、怨懟。許多人只因遲了幾年名成利就，已經把社會形容得充滿牛鬼蛇神。李純恩的少年期在一個奇怪的時代度過，他更有充分的理由叫我們這些豐衣足食的旁人內疚、慚愧，以及自歎不如。

可是他棄權，以樂觀的態度寫得幽默、愉快、活潑，有甚麼說甚麼，把苦楚的經歷視作一種經驗，不抱怨、不感慨，一貫舒泰地敘述他的人生觀，只有更令讀者感動。

這樣豁達的人，無論寫甚麼體裁，文字一定大方可觀，讀者永不

因作者吃過多少苦或享過多少福而給分，讀者只在看到漂亮的作品時才給分。

一九八九年一月

自序

●李純恩

這是一段很奇特的感情，促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將之寫出來，記下來。

《白頭翁》裏說的，基本上都是真實的故事，即使有些是寫小說的人的技巧，然而這技巧的根據和來源，還是真實故事。

我沒有去刻意塑造一個甚麼形象，跟我一貫的寫作原則一樣，我只喜歡講故事，不喜歡講道理，如果讀者看明白了故事，自然會自己去悟道理，至於悟出甚麼道理，則已不用講故事的人去費心了！

許多生活在太平世道的朋友，都嚮往所謂的「大時代」，事實上「大時代」是不是那麼好玩？絕對不是，這就像黃河的決堤對於黃河下游的老百姓，你說，他們有誰覺得好玩？！

我還是強調那句話：「人不一定想熔入大時代，但卻會身不由己地被大時代熔掉！」

寫這本書的原意，是很自私的，我在記錄一段逝去的感情，因為它令我至今不能忘懷。但在此同時，我也想告訴看書的人，在中國冗長的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一些故事，雖然微不足道，但畢竟是活生生地發生過，我祈望的是可以收回一些微不足道的共鳴。

講故事的人，始終是祈望共鳴的，哪怕只是一點點。

這是我的第一本小說，文字和技巧還在初學的階段，我沒有讀過多少書，所以與其說我在用知識寫，不如說我在用感情寫，我寫了足足一年。

我承認這本《白頭翁》是眼高手低之作，話說明白了，看書的人看到不順眼的地方，也就不大好意思計較了，這容或是我的狡猾，但我相信，在看完全書之後，看書的人一定會感覺到我的一片誠意，這一點，我相當有信心。

目錄

上卷

：來如春夢不多時



下卷

： 去似朝雲無覓處





上卷

來如春夢不多時



一

殯儀館的車子停在樓下，兩個穿着顯眼而令人不舒服的白制服的殯工，提着抬死人的擔架和染有污漬的白被單，格格格踩着樓梯走上來。

他們走到陳寶謙——我的老爺爺那張黑漆大木牀邊上，把他的遺體從那睡了幾十年的地方移到了擔架上，然後掀起那塊不大乾淨的白布，兜頭罩下。

在白布即將覆沒屍首的一剎那，我瞥了一眼，老爺爺還是那麼安詳，銀白的眉毛下，細細的眼睛鬆鬆閉着，眼角散着一個七十多歲老人應有的魚尾紋，跟他平時睡着的時候一樣。

白布終於覆沒了他的遺體，兩個殯工同時輕哼了一聲，抬動擔架，移出房門、走廊，一高一低將就着，格格格抬下樓梯。

我們全家人跟在後面下了樓，除了外婆和姑婆的輕微抽泣之外，大家都是靜靜的，不像是家裏有喪事，只像是送一個親人上路一般，平平靜靜。

雖然這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人們對於搬運死屍已經不大見怪且麻木，然路



●來如春夢不多時

人見了這一家如此冷靜地目送一具蒙上白布的擔架被抬上殯儀館運屍車，還是流露出詫異的眼光。

有些多事的女人，三兩一集，湊在那裏竊竊私議，直到我們走上樓回到家中，我還從陽台上看見她們聚在一堆，仍捨不得放棄。

如此送走了老爺爺。

在那輛運屍車關上門的一瞬間，砰一聲，似乎迸出了一句甚麼話，當時不明白，現在才知道是這樣的：「人不一定想熔入大時代，但卻會身不由己地被大時代熔掉！」

到了這砰一聲的時候，陳寶謙——我的老爺爺這一生，也告了一個段落。

如果真有輪迴，真有生命不斷延續的話，一生的段落，也是另一生的開始。我不知信好還是不信好。

但據說，人的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候，腦細胞則還在進行最後的掙扎，人的思緒還在飄忽、飄忽、飄忽，不規則而又迅速無倫地在曾經的一生中遊蕩、留戀、將故事重現。

在運屍車一路顛簸之中，陳寶謙——我的老爺爺蒙在那塊不大乾淨的白布下面的頭顱裏，腦細胞在做最後掙扎，突然迸開了一條時光隧道，把即將熄滅的思緒拉回到了一八九



三年——

一八九三年的農曆大年初三早上。

灰濛濛的天，從昨天晚上已經紛紛揚揚飄起了雪花，落在地面上，細白麵似地鋪完了一層又一層。

上海雖是江南地方，但到了冬天，也總會下那麼三兩場雪來湊湊興，好像特地從天外跑來應個「瑞雪兆豐年」的景兒。

起大早串門拜年的人迎着割臉的西北風，提着用大紅紙包的禮品，吱吱踏雪而行。天實在冷，人們把可以包裹的地方都包裹了起來，頭上扣着皮帽，耳朵戴上毛茸茸的耳套，或長袍馬褂，或短打棉襖，綁着腿，各式各樣的老棉鞋、大皮靴，笨笨地踢躑着，蹭起一末末雪粉，只剩下腦後那條辮子，隨着忽忽的步伐，在背後一搖三晃。

孩子們盡着性子放炮仗。手裏捏着草紙捲成的捻子，用嘴呼呼吹出火星。乒乒乓乓，一陣噙鼻的硝煙散開的同時，鮮紅色的炮仗炸成極細極細的碎末，飛揚開來，落在潔白的雪地上，碎紅雪白，襯着街兩旁石庫門上的大紅春聯，三九天時，竟顯出了暖意。西北風，



也不覺那麼割臉了。

這一天，小南門內的陳府，火紅的炭爐把偌大的客廳烘烤得暖洋洋。客廳裏熱騰騰，人來人往，個個臉上都堆着笑。

「恭喜恭喜！正是添丁發財哪！」

「啊呀，陳老爺——，新春頭上，這可真是喜上加喜，好意頭，好意頭呀！」

「客氣客氣，」陳家老爺堆在臉上的笑容，久久褪不下去，「啊啊，兄台有心有心，啊，何需如此客氣，不敢當不敢當。啊，來呀，阿王，送張老爺趙老爺，啊，恕不遠送，恕不遠送了！」

「留步留步！」

「慢走慢走！」

就如此這般喧鬧着，好歹捱到了晌午，來道喜的賓客才一一離去。

陳老爺囑咐管家讓下人收拾好雜亂的客廳，清掃庭院裏給踩污的積雪。趁着衆人忙亂之際，陳老爺喜孜孜走回臥室，掀起棉門簾，幾步跨到牀前。

陳夫人身子靠着枕墊，斜倚在牀上，臉色略顯蒼白，卻是笑嘻嘻的。見陳老爺進來，



柔聲問：「客人都走啦？」

「都走了。這消息也傳得真快，你凌晨時分生的，一大早就知道了。」陳老爺樂呵呵說着湊到牀前。

這時，雲散日出，一道斜斜的陽光射到隔壁廂房屋簷上的積雪，白雪在陽光照射下，反出耀眼的光芒，透過窗戶，映亮了屋子。

陳老爺清楚地看到陳夫人身側的一個襁褓，那種包法，我們上海人俗稱「蠟燭包」。就在那「蠟燭」開口處，一張紅撲撲的小臉露了出來。

「我抱來看看。」

「噓，」陳老爺伸出的手，被陳夫人輕輕擋住，「剛餵了奶，睡着了。」

陳老爺喜孜孜地搓着手，看一會夫人，看一會孩子。

「看你，有個兒子就開心得甚麼都忘了，該給他起個甚麼名字呀？」陳夫人柔聲問。「這個嘛，」陳老爺胸有成竹道，「他上面是兩個姊姊，這名字就不用跟了，我昨晚想過，如果是兒子，就叫寶謙吧！」

「寶謙，寶謙。」陳夫人輕輕抱起「蠟燭包」，臉貼着那紅撲撲的小毛頭，悄悄喚了兩



●來如春夢不多時

聲。

陳老爺在旁見了，雙手伸伸縮縮，想抱兒子又怕驚吵，最後，輕輕拍了拍夫人的肩頭，退出臥室，又去準備迎接陸續而來的賀喜客了。